

控中心再次对韩某进行了两次抗体检测，其中，IgM均为阴性，IgG均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既往感染者（境外输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据哈尔滨卫健委称，当地直到3月21日才开始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就地集中隔离。而此前，只对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回国人员集中隔离。据此判断的话，3月19日从美国归来的韩某，成了合法依规入境的一个传染源。由此再看3月下旬中国民航局要求国际航班大幅缩减，加之此后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14天集中隔离观察、做好从“国门”到“家门”全链条管理，是多么及时与必要！

与韩某引发的传染路径不同，黑龙江另一大传染路径，来自于陆路口岸。

“4月14日出院的这名21岁男性，是绥芬河口岸境外输入首例无症状感染者。他是3月26日从绥芬河口岸入境，而后在绥芬河检测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于3月29日转送到我们医院治疗的。”牡丹江康安医院副院长曾惜秋如是说。4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核酸检测为阴性以后，这名无症状感染者出院。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得在康安医院继续医学观察14天。

这名患者从陆路绥芬河口岸入境的时间，正值3月下旬国内航空港出台各项严防境外输入措施之际。

对航班做如此调整，无疑是由于境外输入压力增大。即使在“手递手”式转运等方式都用上的情况下，后来还是暴发出韩某“1传57人”的超级传播，如今回想，如果当时

不及时调减航班，不对所有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做医学观察，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调减航班，确实也是非常之举。绝大多数航司，无论中国公司，还是外航，都在配合中国民航局做工作。《新民周刊》记者从斯里兰卡航空方面了解到，其早在2月份中国疫情正烈时，就开始调整缩减飞中国的航班班次。然而，这并不表示其将逐渐远离中国市场。4月份以来，斯里兰卡航空连续安排了两班飞机赴伦敦，协助滞留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在航班上，作为乘客的中国留学生是“全副武装”的——戴好口罩，有一些人还戴了护目镜，且确保不满座、分开来坐；斯里兰卡航空的空乘人员更是“全副武装”，穿着防护服为旅客提供服务。

斯里兰卡航空的举动，是对此前中国民航局组织中国各家航空公司接回中国公民的一种补充。在4月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海外公民想回国，机票一票难求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

祖透露，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临时航班协助在伊朗、意大利、英国接回1827名中国公民。这些人，主要以留学生为主。韩光祖还表示，对一些需求集中、飞行目的地有接收保障能力的城市，可以及时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安排临时航班协助海外公民回国。

然而，在国际航班大幅削减以后，在临时航班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些着急回国的人，开始另辟途径起来。譬如在俄罗斯，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增加了一些想要回国的中国人。在中俄航班大幅缩减的情况下，他们将回国之路确定为——从莫斯科飞赴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转乘汽车从绥芬河口岸入境……

## 种种原因辗转到边城

“3月28日是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莫斯科柳布利诺、萨达沃两个市场都是正常营业的。可随着疫情的变化，俄罗斯在3月中下旬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防疫措

右图：2020年4月20日，在绥芬河市入城口，工作人员在雨中给司机测温。

